

新興文史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兴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備復新興學宮
碑記
進士出身

封面“新兴学宫墙碑”说明

“新兴学宫墙碑记”是新兴学宫（今县城学前路县政府招待所）内竖立的一块碑石，碑文是清道光初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陈嵩庆所撰，翰林院编修张岳崧书写。道光六年，邑绅刻石立于学宫。此碑晚清学界拓作为楷书范本，称“学宫碑”。学宫原碑石早已不存，建国后，拓片亦已少见，现只广州图书馆古籍特藏室收藏有一本拓片，特影印于封面、以供参考——编者。

前 言

《新兴文史》是征集整理我县有关历史资料的刊物。它根据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知识分子、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各界人民共同回忆、搜集和整理我县有关历史资料,使之在文化宝库里能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我县文化历史悠久,据文献所载,从南越王赵佗狩猎建白鹿台,到以临允、新州、新兴建制以来,有二千余年。生活在这土地上的,如唐,惠能开创禅宗新佛教,泛及日本欧美;明,同榜“五举子三进士”,学风为各县之冠,饮誉全国。历代人物的遗迹及轶事,流传邑内。至于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义军斗争,客土事件,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有不少仁人志士投身洪流,其史实丰富多彩,如不及时收集,势必散佚。因此我们现在有责任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搜集整理,载入史册,启迪后人。

在史料的征集整理过程中,我们将坚持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到广泛收集,慎重查对,以达到存真求实的目的。

《新兴文史》是由本会文史组主办的,今后恳望各界当事长者、知情人士和热心同人,积极提供和撰写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有关史料,从而充实我县文史宝库,为开创我县文史工作新局面作出贡献。

政协新兴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新兴文史》第一輯目录

前 言

政协新兴县委员会

漫谈新兴的历史沿革	苏增慰
.....	(1)
新兴1946—1949年政治军事概况	叶乃勋
.....	(7)
新兴县解放前教育发展概况	梁太辉
.....	(14)
《蔡廷锴自传》谈1938年底新兴地方情况	本刊资料员
.....	(17)
辛亥革命前后的新兴教育	叶乃勋
.....	(24)
新兴古刹国恩寺与它对日本之影响	苏增慰
.....	(30)
新兴中学校址的变迁	叶长青
.....	(34)

漫談新兴县的历史沿革

苏增慰

新兴县历史悠久，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设郡县时，叫临允县。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始称新兴县。南北朝、梁代设州，又称新州。临允县的县治疑在今东成区古院村，新州州治及新兴县县治，隋唐以来都在筠城，因以簕竹土基为城垣，故称筠城，即今县城关镇的中山公园（1931年将明代建的县公署改为公园时，原公署头门还有一块“古新州”三字石匾拆存县文管会）。

史书记载，夏禹时，中国疆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新兴是在最南的扬州外的南裔之地。春秋战国为百越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现在的广东还未列在内，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征服百越（广东、广西地方），开辟为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其时，新兴地域被划入象郡。

一、汉晋时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中原大乱，赵佗（真定人，系秦始皇派来镇守岭南的龙川县令）接南海尉职，以南海为基地，掠取桂林、象郡。公元前207年，赵佗称南越王，公元前196年率众来本境狩猎（于现在县城南十里的集成区越王殿村），喜

获一白鹿，众将筑台庆贺，名叫“白鹿台”（赵佗在广东筑有四个“越王台”，一个在龙川，两个在广州，一个在新兴），我们地方人称为“越王殿”，此为新兴历史的最早文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分其地为九郡，设郡县，新兴地域是交州合浦郡临允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临允以允水得名（今新兴江支流迴龙河古籍叫做允水，临允县地在允水两岸，有谓临允县治疑在今东成区古院村，但尚待考证）。

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割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广州，临允属苍梧郡。

晋初仍照三国、吴的旧制，后因各地群雄割据，战争频繁，南方出现反晋战乱，东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南方的郡县分小区域管辖，将苍梧郡分出所辖的“新宁县”，设立新宁郡，郡辖下的原日新宁县地，命名新兴县（宋《舆地纪胜》说：新宁、新兴本是一县，初属苍梧郡则名新宁，后属新宁郡，因改名新兴耳”。清阮元《广东通志》亦曰：“据此分苍梧郡之新宁县立为郡，即今之新兴县也。”）以此看来县名的来由，因新宁已作郡名，该另立县名，故取新立之意，此为以“新兴”名建县的开始。新宁郡分设新兴、单牒（原临允县地）两县。新宁郡治及新兴县治始建时，以竹基为城，称“筠城”，在今县的城关镇。故老相传，筠城最早居民有康、侯、丁、方等姓数家，是一片原始森林（现环城西路梳地大塘底尚残留不少大树头），唐诗人杜位贬来时，还是“万竹绕为城，门庭无吠犬”的。单牒县治则在今东成区单牒村。

二、南北朝时期

南朝、宋代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增设傅林（史籍中亦有误写作博林）县。元嘉（公元424年—453年）新宁郡下划分为：龙潭（疑今天堂地区，天堂墟南还有龙潭村）、南兴（今县城北）、新城（今县城东）、单牒（今东成区单牒）、城阳、傅林（今云浮富林）、临允、甘棠、威平、威化、归顺、初兴、抚纳、平乡等十四个县。

齐代依从宋代的旧制。

梁代以新宁郡设置新州，裁省了临允县，此为我县称“新州”的开始。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增置索卢县（以卢溪水得名，县治在今集成区夏卢村）。

以“新兴”名建置后，南朝各代屡将此区域作为封藩食邑：宋、明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封其子刘嵩为“新兴王”，梁、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封肖大莊为“新兴王”；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封其子陈叔纯为“新兴王”。

三、隋唐时期

隋朝实行州县两级制，郡县区域由小併大，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裁撤了新宁郡，仍设置新州（州治在筠城），省併各县为新兴、索卢、抚纳、龙潭、傅林五个县，隶属于新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除新州，裁撤索卢县拨入新兴县，裁撤抚纳县拨入傅林县，改龙潭县为铜陵县，隶属信安郡。

唐代地方行政区域是道、州、县三级制，唐初新州地区是受本地各民族（主要是僚瑶族）所拥戴的冯洗夫人之孙冯盎所

统治（陈隋两代的少数民族首领洗夫人归顺隋，镇抚南方十余州，曾来临新州，故今还留下“洗河、“洗河桥”、新昌八景的“洗亭耕牧”等名称于县城南郊），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冯盎降唐，是年唐恢复新州，下设索卢、新昌、单牒、永顺四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废新州，设新兴郡，不久又改名新昌郡、裁撤新昌、单牒两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恢复为新州，裁撤索卢县，只设新兴、永顺两县、州治在筠城，隶属岭南道。

唐代时本县为“蛮烟瘴疠之乡”，“罪触中朝，谪置其地”的，故人口不多。

四、五代、宋、元时期

五代、隶属南汉政权，仍照唐之州、县制。

宋朝地方行政为路、军（州、府）、县三级制。宋初设新州（军）新宁郡，隶属广南东路。开宝五年，裁撤永顺拨入新兴县。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新州与春州（今阳春）合并，改称新春州。天禧四年（1020年）又与春州分析，仍称新州（亦称新州军），下辖新兴一县。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将广州的信安县划入新州管，改作新兴县的镇，至南宋绍兴（公元1131—1162年）以后，这个镇才并入新会县。

元朝全国地方设十一个行中书省，省下设路、府、县。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设置新州路总管府于筠城，隶属于江西等地行中书省。十九年（公元1282年），降为散州（撤消了路总管府，属于比府低，职官名额少的一级，仍称新州），领新兴一县。

南宋和元代，因战乱，北方人口两次（一为宋高宗绍兴元

年（公元1137年），因金朝南侵，天灾流行，民惧兵扰南迁；一为宋末端宗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民避兵燹，大量南逃）大南迁，查阅本县各姓存有之旧家谱，所载相传二十余世系，其远祖多为这段时间到县境定居的。

五、明、清民国时期

明朝地方设布政司，司下设府，以府统县。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新兴县属新州。二年（公元1369年）撤销新州，改属肇庆府，隶属于广东布政司岭西道。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拨出县境的长居，静德二都（明清两代县之基层组织，县下为都、图、甲）；拨出县境的芙蓉都奏立东安县（民国四年改名云浮县）。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拨出县境的双桥都，奏立开平县。县境辖下存照会、仁丰、宁化、延寿等四都。

清朝全国分二十二行省，省下设道、府、县三级。新兴隶属广东布政司、肇罗道、肇庆府。

明初，县治的簕竹城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始改建为砖城墙，沿用至1931年拆建环城路，官署改为中山公园，现园内数株参天榕树及公园门前的一对红砂石狮子，都是明初建署遗物，堪作历史见证。

县治户口，由唐时数户小村，迄宋元形成集镇，中经明代中叶和清初，兵燹贼乱，数次攻陷县城，至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县城只有烟户九十余户。清乾隆，民户才逐渐增多。

民国初年，废府，隶属粤海道，后又废道，直属于广东省。国民党政府时，先后属广东省西区绥靖委员公署，广东省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建国后，新兴县隶属广东省西江专区。一九五〇年六月，云浮县飞地河连乡划归新兴县管辖。一九五二年，隶属粤中行署。一九五六年，先后隶属高要专区、江门专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新兴、云浮併为一县，初称新云县，后称新兴县。一九六一年四月，恢复新兴县、云浮县原建制。同年，江门专区撤销，成立肇庆专区（后改肇庆地区），新兴属肇庆专区（肇庆地区）。

※

※

※

※

本文是综合《大清一统志》、《广东通志》、《肇庆府志》、《新兴县志》等志书，及故老传说写成。传说不等于历史，但研究远古的历史却不能忽视传说价值的。本县唐代前各项历史情况，因唐李光甫《元和郡县图志》只存有“新州”条目录，缺三十五卷、三十六卷，其记述已佚失，元、明人编修县志，秦至唐历代史实，是凭正史摘录，事实简单，且各地方志在相互摘引中，难免矛盾，如记“允水”、“牢水”、“通利水”、“索水”等条方位不明，有人以近名否定古名的，有人以共成的“天露山”误作里洞的“铁炉山”的；有人将“傅林”疑作“博林”的；临允在南朝梁代已废县，千年后，明人疑记“在县南七十公里”原已设“索卢县”又接近古“高凉县”的。因我县历代《图经》无存，古代地名地理方位难考，鄙意以为可采证结合传说，共同磋商，充实历史。但笔者水平有限，取证或有所偏，又录入一些传说，难免有不当之处。请读者赐教。

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

新兴政治军事概况

叶乃勋

日本投降后，一般人都期待着新的变化，希望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过国强民富的好日子。但大家又看到战胜日本后，政治局面依然如故，豪绅横行，官绅勾结而又剧烈地明争暗斗，鱼肉人民。国民党军一五六师四六八团在恩、开、新边境到处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使人们心里从新笼罩了阴影。

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初，新兴县长邓士采、是邓铿的弟弟，法国留学生。他是个阔少爷，又有上层关系，做事任性，只图虚名，但不大贪财。因权力的争夺，他联同临时参议会议长梁建东及第一区区长黎云等与以梁翰昭为首的地方豪绅尖锐对立，针锋相对。黎云任第一区区长（当时新兴全县划为第一、第二两个区）兼自卫大队长，驻扎东成圩。梁翰昭的外甥崔星辉挂名新明指挥所抗日大队长，驻扎迴龙墟，隔河对峙，经常发生冲突。梁翰昭、叶采楠、梁耀秋、苏冠冬等到县政府会见邓士采时，梁翰昭与邓士采曾多次互相对骂。当时邓士采控

制着县城和西南两路，梁翰昭控制着北路，东路则各占一半，成为争夺的焦点。四六年初，潘立强来了，邓士采即与潘勾结起来。潘的部队进入新兴和平墟时，崔星辉正在圩内开赌演戏，潘扬言要火烧戏棚，拘捕演员，把崔星辉的队伍和演员及群众赶散，给梁翰昭一个下马威。潘立强到县城，声言要逮捕梁翰昭，使梁翰昭躲在家里，再不敢到县城露面。崔星辉的队伍也解散了。其他的老豪绅沉默了，叶采楠说他们“人人自危”。邓士采又积极支持以梁建东为首的少壮派绅士掌握了参议会，使与国民党县党部及老绅士集团对抗，籍以增强自己的声势。另一面，邓士采与潘立强到里洞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捉了一些人，本县人被保释，外地人则不知下落。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邓士采卸任新兴县长，由刘尚一继任，县政府人员差不多全部换班，连县立中学和县立简师的校长也换掉。

刘尚一接任后，新兴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暂趋缓和，但经济上失去了优势。抗战时来新兴的外地商贩走了，本地商人不少到外处做买卖。好些人到广州、香港或其他地方找工作。官绅间的冲突比较缓和，社会呈现暂时沉寂和安定。

刘尚一是青年党人，一九四七年兼任国大代表。他为人较温和，对新老绅士和地方宗派势力做到面面俱圆。他自己常说要做到“政简刑清”。他在田赋一粮谷方面捞了一把钱，各方面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他初到任时，四六八团住新兴，在镇压革命势力外，也抓获了一批抢劫、盗窃、诈骗犯以及赌棍和流氓地痞，维护了刘尚一的统治。四六八团撤走后，东纵也北撤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暂时缓和。为时不久，刘良荣、陈国璋陈兴中等又在新兴积极展开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当时刘尚一的武装有一个县自卫大队和一个政警中队，加上警察和一

些区乡的自卫队。在四七年年底以前，县政府和豪绅们对山区游击队没有放在心上，而对中共党的地下活动则密切注意，对兴育中学不断进行造谣污蔑。三青团主任黄昭儒联同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煽动县立中学高三班学生反对陈兴中，企图藉此削弱革命力量，未能得逞。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广阳支队在新兴的发展，新兴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参议会以及帮派仍在明争暗斗，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则是一致的。

一九四七年，叶肇与梁鸿楷演出争当国大代表的闹剧，以梁叶两姓各为中心，形成两大派系，在县城各设办事处，拉拢选票，花钱如水，互相攻讦，几乎酿成械斗。结果叶肇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支持，以七万多票被选为国大代表，梁鸿楷得三万多票、为候补代表。叶肇由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后台，梁鸿楷则由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撑腰，他们在国民党上层力搏斗，结果梁鸿楷断了“天线”，在新兴又获票较少，遂致失败。其实，各乡的选票并没有发到选民手上，都是由各姓和各乡村的当权人物把持，集中投票。这场闹剧，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控制区都闹得剑拔弩张，乌烟瘴气，笑话连篇。到选举立法委员时，国民党索性脱下“民主”假面具，指定新兴要选梁寒操。结果由梁寒淡代表梁寒操到新兴请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的头头吃了一餐，便把全部写上梁寒操的选票带走。报纸宣扬这些立法委员是“民选”的，可是广大群众很少人知道这回事。

新兴演出“竞选国大”闹剧，姓族（以梁叶两姓为主）和派系的矛盾加深了，反动派当权人物忙于打内战，对注视和镇压革命势力放松了，这对新兴东南边区一水台、共成、里洞、合河等地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一九四七年底至四八年初，水台和共成等处，国民党已无法控制。自县府征粮队和彭江中队被消灭后，水台便成为解放区。当时县政府辖下有县自卫大队三个中队，另一个政警中队，几个独立中队。县联防处辖下许多大队和中队（大多数有名无实），对中共党游击队的活动却毫无办法。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的胜利，蒋家王朝岌岌可危，新兴党的游击战争和地下工作更趋活跃，国民党县政府在各边远地区已无法征粮征税。加以捐税重重，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苦，社会日渐骚乱。在这种情况下，刘尚一呆不下去，于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卸任新兴县长，由麦健生接替。

麦健生是中统特务，他接刘尚一交下的烂摊子一筹莫展。他只想捞一把钱后便赶快离去。他勾结梁翰昭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苏冠冬想加强武装力量，籍以收粮收税。并组织一个便衣队，侦察中共活动情况和他做对群众敲榨、勒索的助手。当时县联防处和县筹给会仍然存在，但只剩个空招牌。麦健生乘组织“戡乱建国委员会”的机会，提出由戡建会招兵筹饷。结果由戡建会取代县联防处和筹给会的职权，加紧筹饷，勒索民财；除县府辖下的原有大队、中队外，又充实和组成了几个有枪的中队。苏锦怀被任为国民自卫总队总队长，带着几十名广州和新兴的流氓地痞回新兴，并成立了一个直属中队，大肆开赌和贩卖鸦片。麦健生兼任戡建会主任委员，参议会会议长梁建东和县党部书记长苏冠冬兼任副主任委员，县内有实力、有名望的绅士都选为委员。声势大了，兵多了，而中共党和游击队的声势也比以前更大了。戡建会的委员们同床异梦，各人只为自己的私利打算，对恢复过去的统治毫无办法，甚至连国民党统治区的治安也无法维持。戡建会成立时，第三专区（即现肇庆

地区)专管军事的保安副司令赵仲荣已在新兴。四八年夏秋间,梁翰昭出任“广东一、三、七(江门、肇庆、湛江)专区边区联剿指挥部”主任,也住在新兴。他们两人常参加戡建会议,为了争夺对新兴团队的指挥权,多次在会上对骂。秋间,省保警第二师一个营调来新兴驻防,赵、梁二人争着指挥,那个营长说他们“争风”,采取口头敷衍,都不听命。后来陈国垣任新兴县长,该营长自称是陈国垣的特务营长,只听陈国垣指挥。新兴的地方武装绝大部份为赵仲荣掌握,梁翰昭只能掌握崔星辉部(名为总队,实际只有二百余人)。梁翰昭在新恩、开边境抽税招兵,搞些名堂,与革命队伍作对。赵仲荣则带着队伍在新兴、高明、高要各地经常与革命队伍开战,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而解放区和革命队伍越来越大,活动范围遍及全新兴。

在战火蔓延中,麦健生没有兵权,无所作为。只有勒收赌饷、烟捐和田赋方面捞了一小把,当了半年县长,于四八年九月中旬灰溜溜地离去。九月十九日陈国垣接任新兴县长。

陈国垣在上面有叶肇支持,在广州要了一个装备相当好的中队来新兴,并要回一批弹药,装配了原有的部队。赵仲荣和大队长梁义以及许多中队长是陈国垣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老同事。各区(共六个区)恢复了联防办事处和成立了区中队,又有省保警一个营驻扎新兴。当时新兴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西江各县可算手屈一指。最初,赵仲荣、陈国垣想凭籍武力,在新兴大干一场,把县内革命武装消灭或赶出境外。但屡战屡败,能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少,加之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平津解放和全面经济崩溃的冲击,他们感到大势已去,前途无望,不得不准备后路,各自为计,大家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态

度。四九年起，他们只求保住县城和较大的圩镇，以便收粮收税。烟馆赌场标立，正好收取赌饷烟捐。他们拉丁勒索，到游击区打家劫舍。黑社会份子到处横行霸道，流氓地痞为非作歹，善良百姓遭殃。官儿和豪绅们惶惶然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在十分暗淡的气氛中，统治阶层的人仍然不愿放弃派系争斗。陈国垣任县长，梁翰昭抱着敌对态度。四九年春节后，“广东一、三、七专区边区联剿指挥部”“因经费无着，无形解体。崔星辉的总队长也做不成了。队伍解散后，他带着二十多名亲信爪牙携带三挺机枪和一批长短枪、租赁珠光戏院（现电影院）开茶楼，陈国垣认为是对他威胁，令省保警第二师营长派部队包围珠光茶楼，逮捕崔星辉，收缴全部枪械，送交陈国垣收押处理。事发后，梁翰昭到处奔走，请求，后由三区专员莫福如电令把崔星辉押送肇庆，由专区处理。崔星辉获释后，避居广州。

四九年春，叶肇卸了广州警备司令职务，改任广东绥靖公署西江行署主任后，曾到新兴，在北街叶氏宗祠召开新兴军政机关的头头及绅士会议，要各姓宗祠拨款购买枪械，充实原有部队的武器及补充兵源，以对付革命武装。几个区乡大队长热烈赞成，一部份人表示同意，但心不在焉。很多人沉默不言，结果不了了之。

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后，新兴解放已指日可待。社会上一般人在等待、观望，统治阶层的人则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也有不少人在混日子。赵仲荣极少说话，但仍指挥部队到处抵抗革命武装的攻击。陈国垣密令亲信搜集钱财，准备后路，但表面上是天天喝酒，谈笑风生。解放区日见扩大，反动统治范围日小，他满不在乎，只求有赌饷收入，田

赋税捐收多少算多少，横竖不用上交。他有不少亲信武装，自信可以自保。市面行使港币，买卖还算正常，但烟赌遍地，黑社会份子到处横行，整个社会是乱哄哄的，各人以各种不同的想法等待着改朝换代。解放前不久，国民党县政府召集过一次应变会议，可是各机关团体只派三四流的人员参加，根本上毫无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新兴解放那一天，正好是陈国垣就任县长一周年。当日下午，他在康乐茶楼大排筵席，准备热烈庆祝一番，可是，突然东路的传达兵飞报解放大军进入新兴，已在东成开火。赴会人员闻讯，不告以走，陆续散去。不久，县城东南两面枪炮声大作，经过一夜战斗，国民党部队被肃清，天明后，全城人民在解放后的晨熹中向人民解放军致敬。

（上接29页） 私立育才小学、私立育德女子小学、私立甘棠小学等六所高等小学，全县有三十所初等小学，有些区乡设立了教新书的半私塾学校。还有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天道学校。俟后，由于形势的发展，社会风气进一步改变，加上政府的行政干预，取缔私塾，私塾教育日渐缩小，最终成为历史陈迹。

本文根据新兴县志（叶洁芸编），恩平县志、开平县志、广东行政周刊第三期、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和第十二辑、新兴县基本情况等书刊有关记述和叶达铭、吴树权、叶长青等人口述，以及撰稿人的回忆写成。

1984年10月12日